

人口与贫困

原 华 荣

本文通过贫困及反贫困历史的回顾,采取“南北对比”、“南南比较”的方法,联系中国发展的实际,论述了人口与贫困的关系。

作者:原华荣,男,1944年生,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人口——作为贫困承担者的人口,在数量过剩和教育落后的背景下,不仅是贫困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消除贫困的极大障碍。在以往的反贫斗争中,解决人口问题并未放到应有的地位。而对人口作用的轻估,正是反贫斗争未达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通过人口的数量、质量在贫困的形成、循环和消除中作用的讨论,对节制生育和开发人力资源在反对贫困斗争中的战略地位,做一些粗浅分析,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历史的启示

贫困,这是一种相对的低收入状态。它不只意味着食物、衣服、住房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不足而造成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且还意味着缺少教育、文化、医疗和保健,意味着高的死亡率和低的寿命,以及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精神的压抑,同时,也昭示着改变这种状况机会和手段的缺乏。贫困,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和精神的;既是相对的,也有绝对的一面;既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见之于发达国家;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出现。

翻开编年史,不论是全球性的食物匮乏,还是局部地区的饥荒;不论是热量缺乏的普通饥饿,还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缺乏的特种饥饿,都始终与人类如影相伴。在12至14世纪的欧洲,出现过7次持续两年以上的大饥荒。在公元前108年至公元1911年的两千余年中,大小计1828次饥荒发生于中国,仅在19世纪就有1亿人死于饥饿。^①“吃了没有”这一见面打招呼的短语,似乎不只道出了中国人,也许是世界所有人的全部辛酸。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主席、巴西营养学家约绪·德·卡斯特罗则直言不讳地写道:“人类的历史从开始就是一部为吃饭而斗争的历史。”^②

在《饥饿地理》一书中,卡斯特罗不只写下了上面历史性的见解,而且还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贫困地图。人们不仅要忍耐饥饿的痛苦,而且还要备受营养不良的折磨。在拉丁美洲,人均收入不到100美元,饥饿的人口(900万)占到2/3。按卡路里计算的人均食物日摄入量,巴西(东北部)为1700卡,厄瓜多尔为1600卡,在玻利维亚只有1200卡,

① [日]南亮三郎:《人口思想史》,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1980年版,第17页。

② [巴西]约绪·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页。

仅为需要量的45~60%。在秘鲁首都利马,73.3%的居民患蛋白质缺乏的营养不良症。玻利维亚的儿童死亡率为277%,阿根廷(西北部)则达335%。^①在“饥饿的故乡”亚洲,问题就更为严重。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每天7美分,泰国烟草厂工人的日工资仅为囚犯伙食费的1/7~1/10。印度的4.5亿人处于慢性营养不良之中,1/4的婴儿在初生第一天天亡,40%的儿童死于5周岁前,仅有一半能活到20岁,平均寿命只有21岁。在中国,来自动物性的热量仅占2~3%。^②“黑暗大陆”的称号,显示了非洲问题的严重性。“饥饿之碑”向人们展现了古代非洲的贫困:“……尼罗河七年未曾泛滥,谷粒歉收……儿童啼饥,青年和老年辗转待毙;他们精神颓丧,腿脚弯曲,步履蹒跚……一切都已消耗殆尽。”至今,饥饿仍以极大的威力,支配着非洲的命运,没有一个角落或一片土地能够避免它。^③

贫困,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未能摆脱它的困扰:在“世界谷仓”的美国,有1/5的人口陷于贫困(1948年),饥饿的南部各洲,营养不良的比例达到73%。英国人口有一半营养不良(1936年),西班牙的居民大部分以水煮扁豆为食品(1926~1930年)。^④

贫困和饥饿,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痛苦,同时,也激发人们与之斗争。全球性的反对贫困的斗争,始于本世纪60年代。反贫困的传统战略是追求经济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流行的“间接流下”(亦称“滴落”)理论影响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两个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十年发展计划。“第一个发展十年”要求,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率应达5%。“第二个发展十年”则把70年代的增长率规定为6%——工业8%,农业4%。稍后,发展中国家又实行了以解决农村贫困和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基本需求开发战略。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遍及全球的“绿色革命”,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以综合治理见长的“缓解农村贫困计划”(如印度等国)。在地广人少的国家,则推行了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指导的“发展极”开发战略(如巴西等国)。^⑤

以上反贫困战略的实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和,贫困率有所下降。但消除贫困的努力远未取得成功——到80年代末,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世界陷入绝对贫困的人口达到了10亿;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有1.6亿人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患有各种疾病;在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在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处于同样境地的人口有5亿;在拉丁美洲、北非和近东(特别是埃及、伊拉克和也门),饥饿和贫困的人口有3亿多。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资料表明,到80年代末,有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98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下降了9%,非洲则减少了25%。而据《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88年世界人口资料》有关内容编制的表1,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80年代的世界贫困地图——在非洲、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少,食物摄入量不足,文化、教育、医疗、保健落后,死亡率高,平均寿命短等。(参见表1)

发展中国家反贫困斗争远未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可归结为下列三个方面。第一,殖民

^① [巴西] 约瑟·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5页、79页、82页、94页。

^② 同上,“俄文版序言”第21页,正文第171页,143页。

^③ 同上,第201页。

^④ 同上,“俄文版序言”第17页,18页,正文第230页,234页。

^⑤ 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课题组:《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战略选择:印度、巴西、泰国实例分析》,《经济开发论坛》1988年第2期。

表1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人口、经济、教育、医疗状况对比^①

项 目	A				B				
	低收入国家 (除中、印)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工业国家)	发展中国家 (除中国)	非洲	亚洲 (除中国)	拉丁美洲	
人 口** (亿人)	5.41	6.70	4.89	7.23	11.98	28.44	6.23	19.08	4.29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250	840	2490	11070	10700	780	620	1480	1720
粗出生率** (%)	44	37	31	14	15	35	44	32	29
粗死亡率** (%)	16	12	8	9	9	12	15	11	8
自然增长率** (%)	28	25	23	5	6	24	29	21	22
婴儿死亡率** (%)	114	89	58	10	15	96	110	96	57
出生时预期寿命** (岁)	51	56	65	7.5	73	57	52	58	66
总和生育率** (个)	6.1	5.0	4.2	1.7	1.9	4.8	6.3	4.3	3.7
2000年总和生育率 (个)	5.2	3.9	3.1	2.0	说明: * A栏资料据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附件表1.6、20.21、23.24.25。B栏资料据《1988年世界人口资料》(《人口情报》,1988年第10期); ** A栏为1982年数字, B栏为1988年数字; *** A栏为1982年数字, B栏为1986年数字。				
1982年儿童(1—4岁)死亡率 (%)	19	13	6	<0.5					
1981年每人每天食物摄入量(卡路里)	2082	2454	2816	3396					
1980年每名医生负担的人口(个)	15931	7765	2021	554					
1980年每名护理人员负担的人口(个)	9716	2462	1024	180					
1981年小学入学率 (%)	72	101	104	101					
1981年中学入学率 (%)	19	34	51	90					
1981年高等学校入学人数/20~24岁人口数(%)	2	9	14	37					
1981—82年度粮食进口(公斤/人)	12	41	80	90					
1981年化肥施用量 (公斤/公顷)	18.7	37.5	47.0	119.1					
1980—2000年劳动力年增长 (%)	3.0	2.6	2.5	0.6					

主义、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资源、财富、人力的巨大损失和畸形的殖民地经济,是贫困深刻的历史根源。而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关系,则是消除贫困的现实障碍;第二,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导致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偏畸型的发展模式。由此造成了对农业和农村的忽视,结果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增加;第三,基本需求战略虽然放弃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而重视农业和发展粮食生产,但由于农村土地关系和穷人在教育、技术、资金方面的缺乏而使大土地所有者受益多(如绿色革命所需要的灌溉、机械、化肥等条件,只有富裕农民才有能力办到)。此外,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倾向使雨作农业受到忽视,造成这类地区贫困的扩大。^①

尽管60年代以来的反贫困斗争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总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加,使贫困程度和贫困率有所下降。而贫困数量随反贫战略实行的急剧增加——绝对贫困人口由

^① 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课题组:《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战略选择:印度、巴西、泰国实例分析》,《经济开发论坛》1988年第二期。

70年代末的不到8亿增加到80年代末的10亿，都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人类自身方面寻找根源并进行深刻的反省：人们尚未深刻认识人口在贫困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和对消除贫困的障碍，由此，远未在反贫斗争中把解决人口问题摆到应有的战略地位。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家韩非便已看到了人少的好处——“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18世纪的洪亮吉，则对清中期“量腹而食，度足而居”，“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比比皆是这种与人口过快增长密切相关的贫困和饥饿，作了深刻的表述。^①稍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问世，将贫困归于人口的过快增加并警告世人谨防“人口陷阱”。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普雷斯，首倡节制生育以控制人口，消除贫困。到本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从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枯竭的角度，得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人类唯一的《生存之路》。70年代初，被反对派称作计算机加马尔萨斯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又对在人口不断增长背景下人类的未来做了悲观的预测并引起了关于“人口零增长”的论争。在七八十年代，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卫生组织，以及人口基金，都反复强调人口过快增长带来贫困和饥饿，并构成对发展的威胁。

或许是出于对马尔萨斯的传统憎恶——马氏因反对济贫而被视为劳动人民的敌人，以及对马尔萨斯主义长期批判造成的思维定势；或许是出于对技术的崇拜和对人类克服困难，走出困境历史的坚信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或许是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天生的保守，人们总是喜欢把贫困归于经济、制度这些自身以外的原因（诚然这些都是贫困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忌讳过多地把贫困与人口，尤其是与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联系起来。对于从韩非到罗马俱乐部的忧虑和警告，则持无视、拒绝甚至批判的态度。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一些人还认为，只有发展人口才能加速资源开发，从而才能振兴经济和消除贫困。然而，贫困在反贫斗争中的不断增加，使我们不得不重视人口在反贫困斗争中的战略地位，认真研究人口的数量、文化教育、意识观念和年龄结构等在贫困形成和贫困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即对贫困进行人口学的思考，建立一种新的人口贫困观。

人 口 与 贫 困

（一）数量与贫困

人口的数量与贫困，有着最直观的，然而也是最重要的关系。

首先，过多和过快增长的人口，是构成贫困的直接因素。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每一个人所能得到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减少，构成对食物、住房、就业、教育的压力。而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资源的限制和土地肥力的递减，使得劳动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增加，特别是作为消除贫困战略物资的粮食的增加或按与劳动投入成正比例的增加。由此，在人口过剩的背景下，人口的增长便构成了贫困，至少是粮食缺乏发生的必然性。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人口数量在贫困形成中的作用便更是一目了然。如表2所示，在1800年~1950年的15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了

^① 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1.32倍,年递增率为5.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45美元增加到276美元。同期,发达国家的
人口增加了2.32倍,年递增率为7.9%,人均产值由526美元增加到2735美元。如果发达国家
人口与发展中国家同步增长,则人口到1950年便只有5.68亿,人均产值将上升到3840美元。
与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的比将为13.9,而不是实际的9.9。发达国家人口快于发展中国家的增
长,阻碍了二者差距的扩大;在1950年—1986年的36年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3.8%,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比急剧扩大到16.7。如果发展中国家人口按发达国家11.0%
的速度递增,1986年的人口将只有24亿,而不是实际的37.74亿。这样,人均产值将比实际增
加360美元而达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比将只有10.7。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的成果为人口浪潮所淹没。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的增加
即意味着贫困的扩大。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处在不断的下降
之中,而人口所占的比重则不停地上升。不论是从消除贫困还是从缩小南北差距看,节制生
育都是极其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

表2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人口、产值变化对照(1800—2050年)*

地 区	年份	人 口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美元)	人均产值比 (发展中国 家=1)
		亿 人	%	亿美元	%		
发展中国家	1800	6.99	74	1010	44	145	3.6
经济发达国家		2.45	26	1298	56	526	
发展中国家	1900	11.04	66	1840	19	167	8.3
经济发达国家		5.69	34	7860	81	1381	
发展中国家	1950	16.19	67	4470	17	276	9.9
经济发达国家		7.98	33	21830	83	2735	
发展中国家	1986**	37.74	77	24160	16	640	16.7
经济发达国家		11.84	23	126700	84	10700	
发展中国家	2000	49.9	80	*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6—7页; ** 联合国:《1986年世界人口资料》。			
经济发达国家		12.6	20				
发展中国家	2050	84.0	86				
经济发达国家		14.0	14				

其次,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导致资源性贫困的首要因素。资源性贫困亦称环境性贫困,指由于资源缺乏和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必然导致人均资源,诸如土地、森林、草地、淡水、矿产、能源等占有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增加构成的人口压力,又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作为生产、生活资料资源的减少,特别是不可替代资源(如生产粮食的土地)和非再生资源(如矿产和能源)的减少,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从而导致贫困的发生并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代的和未来的威胁。(资源性贫困的潜在性)

第三,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消费的增加以及与之相应的积累的减少,从而影响投资,阻碍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状况,又是贫困形成和消除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历史上作为贫困所导致的高死亡对策的补偿性的高出生,因人口的过剩和资源的有限,变成了贫困的同盟军——高出生造成的人口增长,不仅是贫困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障碍。

(二) 教育与贫困

教育与贫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人力资源开发、就业和生育的影响,教育有力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和人口发展,从而成为贫困形成和消除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第一,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首要手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的发达和战后日本、西德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的发达和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教育的落后,高文盲率和低文化程度,乃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原因之一。1981年,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0%,大学入学人数占20~24岁人口的比例为37%,而除中、印外的低收入国家的同类数字仅为19%和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34%和9%。(参见表1)按人平均的教育经费,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很低的。埃及(1985年)为54美元,巴西(1984年)为25美元,印度(1985年)为10美元,中国(1985年)为8美元,而美国(1983年)为966美元,日本(1983年)为555美元,西德(1984年)为478美元。发达国家不只重视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的引进。与之相应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人才的外流。1969年~1970年,美国接受了近50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其中3/4来自发展中国家,亚洲占总数的将近一半。移居美国的科技人员,占到菲律宾在70年代新培养数的12.3%。孟加拉国移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1976年~1978年)占到总数的17%。从苏丹移居国外的临时就业人员中,有36%受过专业技术训练,这些人占到苏丹工程师、科学家和医务人员的44%。^①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外流,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步而成为贫困扩大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障碍。

第二,教育通过对就业的制约而影响人们的收入分配。就业是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途径,而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教育所制约。一般来说,高的教育程度便意味着获得一个技术性或熟练的工作,而低文化程度和文盲则只能从事非技术、非熟练性的工作。前者收入较高且工作比较稳定,后者工资低且面临较大失业风险。这类没有受到较多教育的群体,便是社会中的贫困阶层。据统计,英国非熟练体力劳动者的失业率是熟练体力劳动者的2~3倍,是专业和管理人员的6倍。^②

第三,教育通过对生育的影响而制约人们的收入。统计规律表明,生育率与受教育程度,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呈明显的负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便越低。菲律宾(1978年)没有受过教育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6.4,受1~3年教育的为5.4,4~6年为3.5,而受教育7年以上者,则降到2.4。^③在没有受过教育和受过7年以上教育的妇女之间,总和生育率有着很大的差距。(参见表3)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事业落后,总和生育率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都很高。据1988年世界人口数据统计,总和生育率在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达71个,其中19个超过了7,肯尼亚、卢旺达和北也门,则高达8.0、8.5和8.5。^④而对98个发展中国

^①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② 王长银等:《英国反贫困政策和落后地区开发(上)》,《经济开发论坛》1988年第7期。

^③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④ 《1988年世界人口资料》,《人口情报》1988年第10期。

家1982年资料的分析表明，人均收入随总和生育率的减少而迅速增加。总和生育率为6.6时，对应的人均年收入是70美元，当降至2.6时，人均收入便增加到5000美元。（参见表4）

表3 妇女受教育年限与总和生育率*

受教育时间	0年	≥7年
国 家	总和生育率(个)	
海 地(1977年)	6.1	2.9
巴基斯坦(1975年)	6.5	3.1
苏 丹(1979年)	6.5	3.4
秘 鲁(1977—1978年)	7.3	3.3
厄瓜多尔(1979年)	7.8	2.7
委内瑞拉(1977年)	7.0	2.6
墨 西 哥(1976—1977年)	8.1	3.3
巴拉圭(1979年)	8.2	2.9
叙 利 亚(1978年)	8.8	4.1
约 旦(1976年)	9.3	4.1

*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97页表4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表4 总和生育率与人均收入*

总和生育率 (个)	人均收入 (1980年美元值)
6.6	70
6.0	410
5.4	1000
5.0	1240
4.3	2000
4.0	2270
3.5	3000
3.0	3930
2.6	5000

* 据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
第177页图8.7 “生育率与收入的关系”

（三）观念与贫困

在贫困的形成和消除中，人口的观念亦起着重要的作用。贫困和教育落后的人口，一是环境意识淡薄，缺乏生态科学知识，对自然只知索取而不知保护，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从而造成资源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二是小生产意识浓厚，缺乏商品观念，影响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努力；三是宿命论思想严重，把贫困看成是天意，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缺乏改变贫困状况的动力；四是高消费和变态的消费观念盛行。挥霍浪费，不思节俭，消费攀比，穷吃穷喝，甚至举债消费；五是早婚和多育观念，这是导致高出生的直接原因。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15~19岁的女子有一半以上已结婚和结过婚，在中东和北非则接近1/4。孟加拉国女子的初婚年龄仅为16岁。^①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认为一个妇女至少应有6~9个孩子。此外，多生致富、“占山头”、“有水快流”等观念和思想，都是促使贫困形成并难以摆脱的原因。

（四）结构与贫困

人口年龄结构与贫困，主要表现为在高出生背景下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和社会负担的加重，以及对就业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压力。在1980年~2000年，劳动力供给的年增长速度，市场经济工业国为0.6%，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2.6%，低收入（除中、印外）的发展中国家则达3.0%。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高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将构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特征；^②高的负担系数，一方面将造成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导致储蓄和投资的减少，

①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15页。

② 同上，第98页，第258页，第259页。

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1988年，发达国家0~14岁人口的比重为22%，发展中国家则高达40%。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人口数，发达国家为49.3，而发展中国家却多至78.6，在人口增长最快的非洲，则高达92.3。^①从现状和发展趋势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情势都是十分严峻的。（参见表5）

表5 1980、2000年社会总负担系数分布 单位：国家

国家和地区	34个低收入国家		38个中等收入国家		22个上中等收入国家		19个市场经济工业国	
	1980	2000	1980	2000	1980	2000	1980	2000
	40-49	0	1	0	1	3	3	3
50-59	1	1	0	6	4	13	15	11
60-69	1	3	1	11	4	2	0	0
70-79	4	3	6	5	6	1	1	0
80-89	11	8	16	1	3	4	0	0
90-99	13	8	12	8	4	2	0	0
≥100	4	10	3	6	3	2	0	0

* 据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94~195页表4“人口结构”统计。

人口与贫困，除上述数量、教育、观念和年龄结构之外，人口的性别、年龄、种族以及个人的行为特征，也都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本文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分析。

人口与贫困的循环

就某一个人或家庭而言，地位的变迁和境况的兴衰是殊难预料的，从一个国家、地区或社会阶层来看，贫困的发展却似有规律可循——从发展中国家历史的饥饿到当今的贫困，从落后地区面貌的难以改变到低收入阶层贫困的持续，“贫困的循环”可被视为一个较长时期的普遍现象。这并非是“宿命论”的无所作为的感叹，而是以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和环境为背景的客观存在。“贫困的原因便在于贫困”的说法，就是对“贫困的循环”这一客观现象和贫困背景的承认。正视这一存在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这种循环机制，寻求打破贫困循环的手段和途径。对贫困和贫困的循环机制的研究，已有众多学者做过大量工作，著述和见解也都甚丰。笔者在这里所要做的，是通过对人口——资源性贫困循环、人口——生产性贫困循环、人口——分配性贫困循环，以及人口自身性贫困循环的讨论，探求从人口学角度打破贫困循环的对策，并进一步肯定人口在贫困形成和消除中的重大作用。

人口性贫困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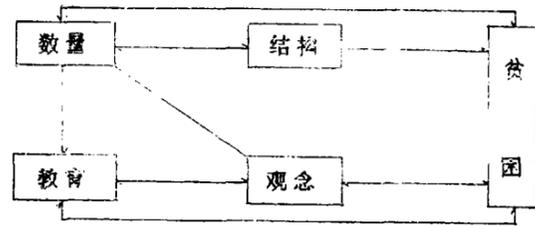
人口性贫困循环指由于人口自身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贫困的循环和延续。

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体系中，各要素互为因果，无始亦无终。我们的叙述便假定从贫困开

① 《1988年世界人口资料》，《人口情报》1988年第10期。

始。在处于贫困境遇的人口中，物质的贫困造成教育事业的落后。文盲和低教育程度，以及物质的贫困又导致思想观念的保守。而物质的贫困、教育的落后，以及多育和多生致富的观念，又构成人口迅速增长的基础；迅速增长的人口，一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制约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人口的年轻化。而一个年轻的人口结构，必然带来人口增长潜力大社会负担系数高的社会问题；落后的教育、保守的观念、众多的人口和高负担系数，又构成新的贫困因素。从贫困开始，又是新一轮循环，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使贫困人口陷入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参见图1）

图1 人口与贫困的循环



人口——资源性贫困循环

人口——资源性贫困循环指在人口压力下资源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贫困的循环和持续。亦可称作人口——环境性贫困循环。

一个教育落后，观念保守，超越环境承载力并不断增长的人口，一方面对环境构成数量——需求压力，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由此造成对食物、燃料和工业生产等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对资源和环境不断增加压力；另一方面对环境质量构成压力，即文化、教育落后和观念保守的人口，只知向环境索取而不知对环境的保护，而且也缺少保护环境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环境与贫困的循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对食物不断增长的需求，要求生产越来越多的粮食和肉类，由此构成对水利、化肥、农药投入和耕地、草场的压力。为扩大耕地面积进行的垦殖和增加牲畜饲养导致的过牧，以及在燃料需求压力下的乱砍滥伐、烧秸秆、烧畜粪、铲草皮，则使森林减少、草场退化和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发展农业的垦殖使森林每年减少1100多万公顷）植被覆盖率的下降，一方面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气候的恶化，同时，也使人们获得燃料变得越来越困难，并由此加剧对植被的破坏；对其它生活资料不断增长的需求，构成对工业的压力。而不断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则使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能源迅速耗竭，并带来对土地、水体和大气的污染。资源量的下降将构成对发展的威胁，石油的枯竭必然导致化肥生产的下降；植被破坏及由此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土壤的污染和肥力下降，耕地的减少和化肥供给的困难，草场的缩减和退化，水资源的缺乏和污染，气候的恶化及自然灾害的频繁，由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这一切，都将影响到粮食和肉类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和增加粮食、肉类和燃料的供给，又会迫使人们以更大的规模掠夺土地，垦殖和砍伐，造成森林、草地的进一步减少和更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污染……导致生态环境向下极限的发展。如此周而复始，形成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持续的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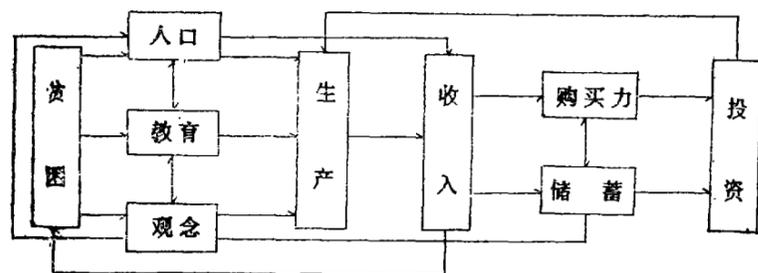
人口压力的存在和持续，使这种循环得以不断强化而难以摆脱。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这

种恶性循环，不仅导致过古代文明（如巴比伦、哈巴拉和玛雅文明）的毁灭并构成当代贫困的基础，而且将以潜在的形式，威胁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口——生产性贫困循环

生产性贫困循环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导致的投资不足所造成的贫困的循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便是指贫困的这种循环：低生产水平→低收入(贫困)→低储蓄、低购买→低投资→低生产水平。^①如果引入人口因素，循环将变为下图的形式。

图2 人口——生产性贫困的循环



如图2所示，由贫困决定的教育和观念的落后，以及由之带来的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力地制约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落后决定了收入的低下，众多的人口则使收入变得更低，由此，便导致了贫困的持续和在贫困条件下教育、观念的落后以及人口的继续增长；与此同时，低收入决定了购买力和储蓄率的低下，不思节俭的消费观念又成为储蓄的制约因素。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缺乏“有效需求”），低储蓄则决定了资本的缺乏。而资本的不足和投资需求的缺乏，则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生产的落后和收入的低下，又构成新的贫困因素。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人口——生产性贫困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贫困→人口→生产→贫困可视为主循环，生产→收入→储蓄、购买投资→生产便是副循环。

以上的分析表明，人口——生产性贫困循环是指一个教育落后、观念保守、数量过多和增长过快的人口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所导致的贫困的循环。可见，贫困既因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也是由于人口的过多和教育以及观念的落后。而人口的过多和教育以及观念的落后，同时又是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

人口——分配性贫困循环

人口——分配性贫困循环指由于人口的教育落后、观念保守、数量过多和增长过快，以及因之造成的贫困背景和贫困的个人行为特征对贫困阶层在就业和分配中的不利影响所导致的贫困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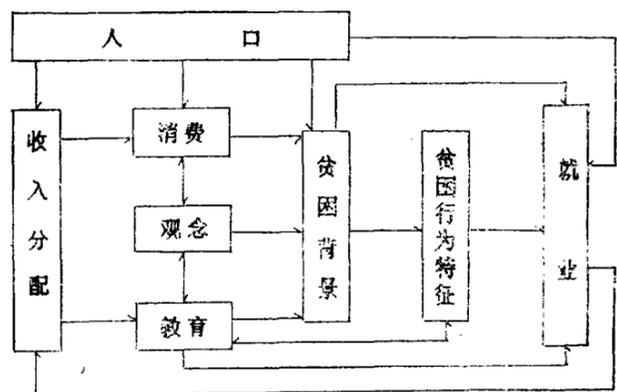
贫困背景是贫困的产物，其特征，也即维持贫困背景的因素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收入少，生活贫困，卫生和医疗保健条件差；二是文化教育落后，无力和缺少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穷人上不起学，其社区也缺乏条件好的学校）；三是由物质和文化贫困造成的观念保守

^① 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课题组：《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战略选择：印度、巴西、泰国实例分析》，《经济开发论坛》1988年第2期。

落后；四是出生率高，多子女，人口增加快；五是家庭关系稳定程度低，离婚率高。而由妇女主持的破裂家庭，又最易陷入新的贫困；六是社会地位低，处于无权和无助状态；七是由以上环境造成的贫困的个人行为特征，如没有或只接受较短时间的教育，健康状况差，宿命论和自卑感，以及一些不良的行为。^①

在对贫困背景做了以上基本交待之后，人口——分配性贫困的循环即可简要叙述如下：由于生活贫困、卫生和医疗保健条件差，无力或只接受较短时间的教育，观念落后，家庭关系不稳定，出生率高和人口增长快，以及社会地位低等原因，形成了导致贫困产生和维持贫困持续的贫困背景；这种贫困背景，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活在这一背景之下的贫困阶层的个人行为特征，如缺乏教育、健康条件差、社会地位低和一些不良行为等；这些贫困的行为特征，使他们在就业，从而在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②如从事非技术性的低收入工作，工作不稳定，面临失业威胁或失业。而低收入和失业，以及高出生带来的负担，又将贫困阶层推向新一轮循环的开始。（参见图3）

图3 人口——分配性贫困的循环



生产不足和分配不合理是贫困产生和持续的两个基本方面，而资源和环境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任何反贫战略和消除贫困的努力，都必须以此为中心。本文的讨论表明，人口，不论是其数量和结构，还是其教育和观念，都是产生和维持贫困的极为重要的原因；而且在人口——资源性贫困循环、人口——生产性贫困循环和人口——分配性贫困循环中，人口的数量、教育和观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见，解决人口问题同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合理分配一样，是消除贫困的基本战略对策之一。而且在这四大对策中，节制人口、发展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同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和分配的密切关系，又处于打开贫困循环的关键地位。“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如果说这四大对策都具“扬汤止沸”的作用——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并合理分配以对付贫困，那么，节制人口则独具“釜底抽薪”的功能。

责任编辑：王 颖

^① 童燕萍等：《西欧的贫困》，《经济开发论坛》1989年第1期。

^② 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财富首先是按财产和权力分配的。这里的分配，是按财产和权力在少数人之间分配之后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的分配。